

科普
文学

何以是马兰

□胡雁冰

“青幽幽的草原上，蓝悠悠的马兰花……”听腾格尔那独特嗓音演唱《马兰花》时，在一阵阵感伤中，我想到了故乡马兰沟，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。

马兰沟之名很少人说，倒是胡家大湾经常有人提起，因在那里居住的绝大多数人家姓胡。是几年前听主修族谱的长辈说到马兰沟，我才知道的。

故乡为什么叫那名，是因为那条我去尝试“狗刨式”游泳，去摸过鱼捉过虾的小溪两边生长有马兰花之故吗？可没有人告诉我这里有这花，或许有，但不叫这名。故乡的花草自有故乡人熟知的名字。

后来看影视剧，常有小朋友边跳皮筋边唱童谣的镜头出现：“跳皮筋，我第一，马兰开花二十一。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……”我当时就想，这马兰花到底是什么样啊？

不久前，在仙女山一小区，我边散步边用微信“扫一扫”不认识的一种花草，居然有“马兰”两字跳出，我好欣喜，终于窥见真容了。

马兰属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它和一般的野生小菊花差不多，细小的枝大多匍匐生长，只有单生于枝头、拇指般大小的花在风中摇曳，才引起了想更多认识花草的我的注意，我是在为即将上山的孙子“备课”哩。

同行的朋友否认，说这不是马兰，另外一种才是，一会儿就能看到，但我

相信微信上的说法。果然不久就看到了朋友说的马兰，但手机扫出来的是“兰花草”。我有些得意地哼起了“我来自山中，带着兰花草……”的旋律。

马兰俗称“马兰头”。有个说法是，马兰一般生在田间地头，马儿贪吃其多汁的嫩叶，总是留在原地不肯挪步，明朝的王磐在《野菜谱》中第一次将“马兰头”写成“马拦头”，表达了拦马的意思。其实，我倒认为是扯马腿更恰当。后来“马拦头”有挽留行人之意。

清代的顾张思在《土风录》中却是另外的解释：“马兰，今大叶冬兰也。俗以摘取茎叶谓之首。”意思马兰像大的冬兰，可摘取头部的嫩芽而食，故名。

马兰含有多种营养成分，幼叶一般可作为蔬菜食用，炒食、凉拌、作馅和烧汤均可。同时，还可制作马兰香干、马兰鸡蛋面，或者马兰炒鸡蛋、马兰拌豆干。

中医认为马兰性凉味辛，入肝、胃、大肠经，以全草或根入药。

跳皮筋的童谣或儿歌，在各地略有不同。

比如彭泽地区：小皮球，香蕉梨。吃一口，慢慢踢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马兰开花二十一。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……结尾在六五六，六五七，六八六九七十一。

有的地方是：小皮球，架脚踢，马兰开花二十一……九五六，九五七，九八九九一百一，跳得好，跳得齐，健康活泼数第一。这个相对来说是最长也是最完整的。



诗花
烂漫

拾穗的外婆

□冯国平

收割后的田野
外婆佝偻着似要下跪的姿势
拾着一粒一粒的谷穗
一如拾起她多子多难的心

这让我想起一种情节
许多话想说
那些散失的谷它们从不说一句话
只用一生的目光
喂养一种崇高精神
而外婆的虔诚
常常使沉默的谷穗灿烂
如秋阳一般
平平稳稳地落入她拾穗的背篓
季节无语
外婆无语
她一生总是坚守着那条格言

惜筷不惜颗哟
生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
(作者供职于《西南商报》)

秋野

□李兆军

沉甸甸的果实
压弯枝头
秋风 伸着温柔的双手
抚摸每个果实的肌肤

枝杈间 雏鸟
在巢中 嗷嗷待哺
秋林 丰腴 芬芳
再小的果实 在季节的腹中
也会悄然成熟

秋野 像一坛
启开封的陈年老酒
空气里
酒香浓郁 醇厚

(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宁阳县文旅局)



我还注意到了另一种唱法：小皮球，架脚踢，马兰开花二十一。二八二五六，二八二五七……据说它唱的是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——马兰指位于新疆罗布泊西端的马兰基地。因此，这首童谣是为纪念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创作的，表现了当时中国人的喜悦心情。

中国一举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，终于扬眉吐气，怎能不歌之舞之呢！但由于保密的要求，只能用自己明白的方式表达出来。

马兰花开，诞生了太多优秀的国防将领和核科学家；马兰花开，诞生了伟大的“两弹一星”精神和“马兰精神”；马兰花开，诞生了强国之梦；马兰花开，诞生了复兴伟业……

“小皮球，架脚踢，马兰开花二十一。二八二五六，二八二五七……”中国人民会世代代传唱下去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生活
随笔

冰箱疑问集

不画不写，只以肉身行走坐卧，也难以想象七窍壅塞，内脏之间没有空隙。冰箱亦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腔体。缝隙，很重要。流通，很重要。它是消除一切焦虑的前提。

“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；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”庄周的智慧，流传下来，常常被误解。费这么多笔墨讲一个故事，真不是为了教人解牛，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机会解牛。那是干吗呢？当然是传授养生之道，消除内心焦虑，为了一辈子活得自在顺畅。尤其到了关键点上，“见其难为”，知道有所为、有所不为。

旧时北方寒冷的冬季，大人们常把需要冷藏的吃食直接挂在窗外。大自然成了天然的冰箱。只要窗把手还受得住，只要窗檐还有一丝空地儿，都会被榨干用净。那时候，冰箱是公共空间。一日比一日薄得透亮的塑料袋，显出里面支棱的排骨或带鱼尖尖的嘴，或者奶油冰棍儿包装纸的锯齿边缘。小孩子隔着窗玻璃看着，一天比一天更馋。

时至今日，冰箱依然保留了某种展示的属性。就像有人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冰箱贴，有些人干脆拿冰箱当留言板，上面磁吸着一个新学的食谱、总也勾不完的待办事项，便条上写着“我爱你”或者“交电费”，或是一首诗。这大概是一种把书柜搬到冰箱上的行为。当然，如果这么写了，这几样东西最好开门就有，否则存在诱骗之嫌。

如果没有，最好能提供一些小补救措施。尤其是本来预备妥当，莫名其妙又没了的。像是威廉·卡洛斯·威廉斯曾用矫情的分行写作告诉某个迟起的人，“我吃了/放在/冰箱里的/梅子/它们/大概是你/留着/早餐吃的/请原谅/它们太可

口了/那么甜/又那么凉”。能好好说话吗？你留着的早餐被我吃了。但我十分开心，你也十分开心。这就够了。

这哪里是请求原谅，分明是暗自炫耀。毕竟，当代冰箱已经是私密的领地。翻来就吃显然有失礼貌，除非关系足够熟稔亲密。如果冰箱也有心智，怕是要为这层逻辑打一个激灵。你听那突然紧起来一阵嗡嗡声，或许就是它在说，受不了受不了。

机器按程序工作，唯有人类的想法每每不循常理，偶尔妙不可言。1948年，美国记者阿特·布赫瓦尔德前往巴黎拜访海明威，同行的一位朋友认真请教，“如果想成为作家，需要做什么？”海明威的回答是：“首先，你得给冰箱除霜。”这真正是一个好活计，冷静，治愈。写不出来别硬写，读不下去就放下，且松松快快过一生活。

“譬之烟云之过眼，百鸟之感耳”，什么好吃的、好看的、梦寐不忘的，也不必尽数收入囊中。人间不是宝绘堂，还是掂量着办，负担最小，而满足感放大。尤其当我想到，仅仅是打开冰箱门，我召唤出的光就比18世纪大多数家庭享受到的总量还多，快乐也随之亮了几瓦。

(作者系《中国审计报》编辑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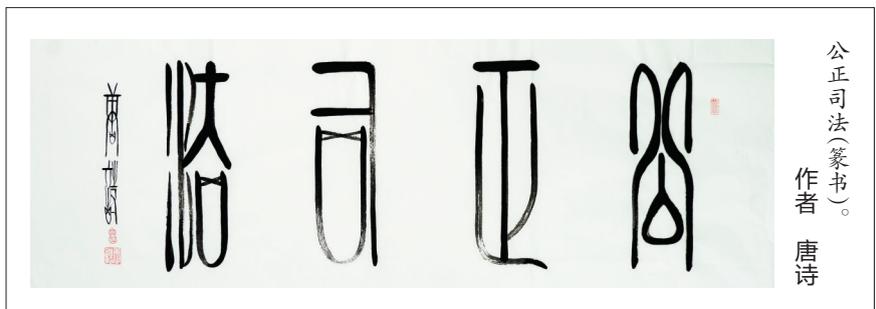


□梁爽

若要了解一个人，除了去看他的书柜，就是去看他的冰箱。前者，是精神世界。后者，还是精神世界。因为冰箱里面装什么、装多少、怎么装，一大半也是由精神世界决定的。有的人，常常忍不住买一堆新鲜蔬菜，并不考虑什么时候吃，放烂了再扔掉，循环往复，比如我妈。

于我，有一台大冰箱，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幸福。强迫症最盛的时候，不吃空它是断不能进新东西的。稍微理智一些的时候，里面不能有超过一星期用不掉的新鲜食材。这意味着，我七八天买一回菜，一次用不了二十块钱。但我妈常常不知道想吃什么，看见什么就买，买完了没空吃，等有空了又突然想吃别的那一群人的代表。所以每逢妈妈前来看望儿子时，打开我的冰箱，总有一种想把它塞满的冲动，觉得我这不像过日子。我也总是严词拒绝，好不容易吃空了些，真不能再装了。等一盒酸豆角、两罐炸酱放进去，招待我的除了一桌好饭，还有一句“早知你这么浪费，不如买个小冰箱”。

浪费吗？不浪费，小了就装不下，大的才有空气感。就比如画画吧，总得留点儿白。就比如写东西吧，总得起来喝口水，上一回洗手间，再回来坐下。就算



公正司法(篆书)
作者 唐诗